

文學有批判現實的使命

——在新州作協自由討論中的發言 行邁

某某會友，我對您日前的兩點討論意見大不以為然，故稱之為“妄”和“懦”，請容我在下面娓娓道來：

您的第一個意見是“中國幾千年天災人禍不斷，出過什麼批判性的文學作品足以祭奠逝去的生命？”

對此施國英女士已有舉例說明。我再做點補充：

古代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多表現於詩詞作品，如《詩經·相鼠》、《詠史》（晉·左思）、《嘲魯儒》（唐·李白）、《讀史》（宋·王安石），等等。到了元末明初出現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清代有《金瓶梅》《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等，及至民國的《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薛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狂人日記》等。就連以湘西浪漫主義小說著稱的沈從文也被文評界贊為“以浪漫主義手法進行現實主義批判”（摘錄於百度）。順便提一下，本人的父親（筆名蔣山青）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發表過抨擊時政和民間苦難的小說《春蟬》和《月上柳梢頭》等。

施國英說得好：文可載道，亦可不載道。我的補充是，這二者之間並不相互排擠；不要一有人說“載道”，就來反駁說“言必稱載道”。

某某會友，您的第二個討論意見是“既然幾千年都寫不出一部（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那就不急在這一時了。”

我則以為不然。首先如前所述，幾千年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不只是一部，而是有許多部。其次文學裡的批判正如奧列和勁帆等人所言，不是寫在臉上的，而是寫在生動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之中。

連劉三姐都知道“山歌如火出胸膛”，正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歷來皇權封建專制的殘酷壓迫導致多少農民起義，又有多少生命慘遭殺戮。體現在文學史上，這種反人權的凶殘政體把許多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驅趕到了詩詞、民歌和隱喻小說的窄巷子裡。即便如此，像《官場現形記》《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夜話》這樣明目張膽批判黑惡權勢的文學作品仍然會見諸於世，哪怕作者最終被迫害致死（如吳晗和鄧拓等）！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獨立自由的創作精神一度曇花一現，並鼓勵著許多作家冒著風險在此方向上繼續探索。余華、陳忠實、莫言等就是這樣的作家。余華在《活著》中以辛辣的筆法諷刺了所謂“改天換地”之戰爭和運動給民族帶來的災難。陳忠實在《白鹿原》裡極其忠實於歷史，還原了地主富農在農村維繫宗祠文化和傳統道德中的社會作用。莫言更是以“魔幻的”藝術表現手法，對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做了無畏的揭示，如《蛙》對擁權者掠殺胎兒和新生兒的痛斥；《紅高粱》對“民族的大眾的抗日文學”給予佐證和擁護；《豐乳肥臀》把祖國化身為一位災難深重和堅韌頑強的母親，並把來自國外侵略者和來自國內左派和右派的對母親的種種蹂躪暴露無遺。

莫言在中國很具戲劇性的年份2012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激怒了一批文閥類文壇大咖、中咖和小咖們。他們雖然從一開始就嘟嘟囔囔，但公開醜化和否定莫言還是在當權者重溫“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之後的近幾年。一時間，莫言被描繪成“瞎編亂造”、“抄襲”、“粗俗不堪”、“抹黑”的“反黨勢力代表”。烏有之鄉和毛星火之輩還大聲疾呼“對莫言的批判來得太晚了！”遠在澳洲的某些文化人也主動配合這一形勢，大量轉發批判莫言的文章，並對不同意者進行圍攻。

歷史往往就是不斷重復的故事。本人曾預言莫言是個“待入獄”者。盡管莫言為了生存也曾迎合過體制內的主流輿論，但他在該體制中的命運已經被他永留青史的著作決定了，那就是“在獄火中永生”。

在日前的討論中，流芳先生的幾個觀點具備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不由得使我眼前一亮。

其觀點一：“在極權專制下曲筆微詞、皮裡陽秋，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的極端無奈。現在時代說這種話，則太不應該。”

我理解的“現在時代”是指網絡時代和“後文革時代”，雖然某國仍在極權專制下，但其社會對不同思想言論的接受程度早已突破傳統制銬，蔑視“紅線”的公開文章和網文如飛魚般漫天飛舞，監管部門如喪考妣，疲於奔命。另外，我們澳華文壇也大可不必局限於努力適應大陸講台，海外講台和出版社是我們“魚躍龍門”更加廣闊的平台。

其觀點二：“文學的靈魂是弘揚普世的善良人性和人道精神；真正的作家永遠都具批判現實的使命。”

屈指數下來，各大洲的名著，“載道”者眾，“不載道”者寡，本人讀過一些，還真沒有讀到一本純粹浪漫主義而沒有思想內核的。世界“浪漫主義文學十大代表作”，包括：《魔沼》《瓦爾登湖》《白鯨》《紅字》《最後一個莫希干人》《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基督山伯爵》《悲慘世界》《阿達拉》《巴黎聖母院》。其中後面六部作品有明顯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前面的四部作品看似純粹浪漫，實際上無不針對歷史的“昨天”，為實現人性的基本追求和燦爛的明天而呼喚。

其觀點三：“一個國家民族，經歷了幾十年浩劫苦難摧殘折磨，幾十場整人運動，死亡數千萬人，竟然沒有產生一部與之匹配的史詩式的黃鐘大呂作品，這固然是專制封言之罪，也是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悲哀，是時代的悲哀！”

在我看來，民國前後出版的《家》、《春》、《秋》《子夜》《秧歌》和《赤地之戀》等不可不謂是大作；後來出版的《活著》《白鹿原》《蛙》和《豐乳肥臀》等也不可不謂是大作，而且它們都是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學大作。但是，除了《蛙》直擊文革後的人口折騰政策外，許多作品都與七十多年來大陸“絞肉機”般的社會生活無關。國內文學如此，海外華文文學亦如此。最摧殘人性的時代卻正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著缺席的時代。這不是“時代的悲哀”又是什麼？

其觀點四：“我殷切希望有實力的作家們沉下心來寫出不負歷史時代的鴻篇巨著。”

流芳的期望也是我的期望，我們期望有文學功底的澳華作家鼓足勇氣，向浪漫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相結合的鴻篇巨著進軍。若生命時間容許，我們見到如此著作時，絕不會吝嗇用全部身心來做足推介和佳評的工作。



■研討會後閒聊（左一為行邁，右一為流芳）。

澳華新文苑

第1176期 (A)

午後還沒有醒來的夢裡

陽光的餘溫輕輕劃過原鄉
煙塵一寸寸從暮秋中駁離
你，還有我們未出生的孩子
一起向我緩緩走來
家，籬笆，滑落的黑白默片
這是我最後一道回憶
人間狹短恍惚的日子
我曾以為你是我終生
依靠的胸膛

遺忘慢慢無情地靠近
但疾馳的馬蹄聲還沒有告訴我
當閨歌紛紛墜落的時候
是誰忘了固守那半畝花田
是你，是我，還是那個
沒有來得及降臨的孩子
他真的和你長得很像
在我午後還沒有醒來的夢裡

我來自何方

我來自何方
像一粒塵土
飄浮在這世界
鏡花水月
賦了一首好了的歌
水木年華
時間的纖陌
似一闕黃梁的夢...

梁軍詩兩首

感恩有你 我的上帝
當我無所依恃
在人潮裡快要沉沒
你引導我
安渡了洶湧的波濤
你揀選了我
站在了你
光芒平安的十字架下

感恩有你 我的父母
至善至美的奉獻
你們把青蔥的嫩芽
細心地修剪
當我痛苦與生俱來的逼迫
你們樸素地告訴我
孩子啊
你是一個別一樣的天使

感恩有你 我的姐妹
紅塵紫陌
那世上最純真的親情
孩提時我們一起觸摸過
繞過天涯
流過歲月
你們留給我的
還是那最初純樸的笑顏

感恩有你 我的愛人
當不堪一擊的瓷心
碎成了地上的瓦礫
你來到了我的身邊
你沒有讓那朵青花
最後枯萎著謝幕
你讓她在你的澆灌中
獲得了重生

感恩有你 我遇見的每個人
陌生者 同行者 流浪者 嘲諷者
還有黑暗中伸出援手的人
塵緣的此岸
面具下的靈魂
一幕幕冷暖交織的畫面
是你們讓我潸然淚下
是你們讓我看到了救贖
是你們讓我溫暖了一程又一程

我來自何方
像一粒塵土
飄浮在這世界
一指蒼穹
我看見永恆的星光穿過黑暗
一懷感恩
我聽見雨後的小花
在彼岸的路口盡情地歌唱

從“紅色娘子軍”到“綠色娘子軍”

千波

這次去海南參加“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筆會”，我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後來也成為了小小的遺憾，就是想去看看名震瓊崖乃至全國的“紅色娘子軍”的腳印痕跡，探尋一下她們的真容與英雄事跡。畢竟小時候老是“看”與“被看”娘子軍與南霸天的故事，跟喜兒與黃世仁一樣，是好人與壞人，窮人與惡霸的兩個極端，但結果是遺憾地與之失之交臂。

我們的大巴車在從海口到三亞的路上，我遠遠地望見了“紅色娘子軍”紀念園地，但是大巴並沒有去那裡的意思。後來我問了一下組織者張總，說是那個園地裡面其實沒有太多內容，時間緊湊之下不太值得專門繞行探訪之。

嗯，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紅色娘子軍”本來就是個“游擊隊”，在海南島的叢林裡打游擊，哪兒來的華麗麗的“園地”呢？這麼招搖那還不被一鍋端掉了？所以肯定是專門招攬游客的噱頭。

這麼一思想我也就釋懷了。可是再一想好像也不對呀！娘子軍固然行蹤不定沒有“園地”，但是南霸天肯定有園地大莊園呀！

孜孜，你大概是在海外待傻了吧？什麼景點能以臭名昭著的壞人命名？“南霸天園地”、“黃世仁莊園”，這跟拍電影一樣，你用惡霸壞人當男一號，能過審嗎？！

嗯，我的確是在海外待傻了，所以來海南受教育。

以上不是跟任何人的對話，而是我自己的腹誹和自我批評哈。

後來幾位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文友們談起九十年代剛剛改革開放時的海南島，據說這裡曾經崛起過“黃色娘子軍”，讓尚未開放的北方佬瞠目結舌，大吃一驚，大開眼界。

哇！守規矩的人對不太守規矩的人，總是充滿了無限好奇心，我又開始腹誹，這“黃色娘子軍”是不是比“紅色娘子軍”更擅長打“游擊戰”？更加的行蹤不

定難覓蹤影？

腹誹歸腹誹，我並沒有說出來。兩三個小時後，巴士到了三亞，我們住進了如假包換的“文豪海景酒店”，也到了晚飯時間。晚飯之後，我去逛了逛三亞商業街，正在百無聊賴中，山林夫婦給我發來短信，說發現一個好地方就在酒店旁邊——可以按摩！

話說我媽給了我一筆人民幣“巨款”（誇張修辭手法，其實不多），囑我在海南花掉，好好享受假期。巴特！筆會把我們照顧得太周到了，從早餐到晚餐，從車馬到酒店，全部包圓，我一直沒找到可以花錢的地方，這下可好了！錢終於可以花出去了，而且是真正花在了“享受”上。

我一溜煙兒地跑出酒店奔向按摩店，找了個全身按摩項目，狠狠享受一下。按摩店裝修設計挺現代美觀，還略帶禪意，燈光柔和但不“昏暗”，讓人覺得放鬆自在而不是因為神秘而愈發心情緊張。按摩師是位年輕漂亮的姑娘，穿著一件青花瓷顏色的連衣長裙，很有點藝術氣息。後來才知道這位年輕姑娘是這裡的店長，她連著兩個晚上都親自給我按摩，我猜是因為我比較“輕量級”，按我相對來說比較輕鬆容易，是個“甜活兒”吧，呵呵。“重量級”的是好萊塢短片制作人，在曼哈頓橫著走的慈總哈，她也是“按摩四人幫”之一。

按摩姑娘挺健談，向我打聽海外的按摩服務行情，我把我非常有限的按摩經驗都分享了一遍，從越南扯到泰國再扯到澳洲，甚至還有一次在羅馬的按摩，然後恭維她，還是你的按摩最好哇！

姑娘顯然“金鱗並非池中物”，她詳細地詢問了我各地的按摩價錢，按摩院如何管理之類，大概希望有一天能開自己的生意。我想，真的靠自己的雙手勞動賺錢，服務行業其實是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又不制造污染，可算是新一代的“綠色娘子軍”吧。